

7-194

封塞克脫著

封塞克脫著
陶茲人譯

軍人魂

商務印書館發行

奉月一年五十二於書本
部 監 總 練 訓
版出予准令批號七第字編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二月初版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二月四版

軍 人 魂 一 冊

(33818)

Gedanken eines Soldaten

每冊實價國幣伍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原著者 Generaloberst von Seeckt

譯述者 陶 茲 人

發行人 王 雲 五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目錄

警語

..... 一

象徵

..... 一九

弗利特利希時代——論兵士的光榮——一九二八年一月二十四日..... 二一

許利分時代——一九二八年二月二十八日..... 二五

興登堡

..... 二九

瑞典古國旗

——對大戰時編入德軍參加作戰之瑞典兵士演講詞

..... 三五

紀念碑——國防部已故同人追悼會演講詞——一九二三年十月五日..... 三九

問題

..... 四二

軍人魂

二

政治家和軍事家.....四五

可及的目的.....五九

現代軍隊.....六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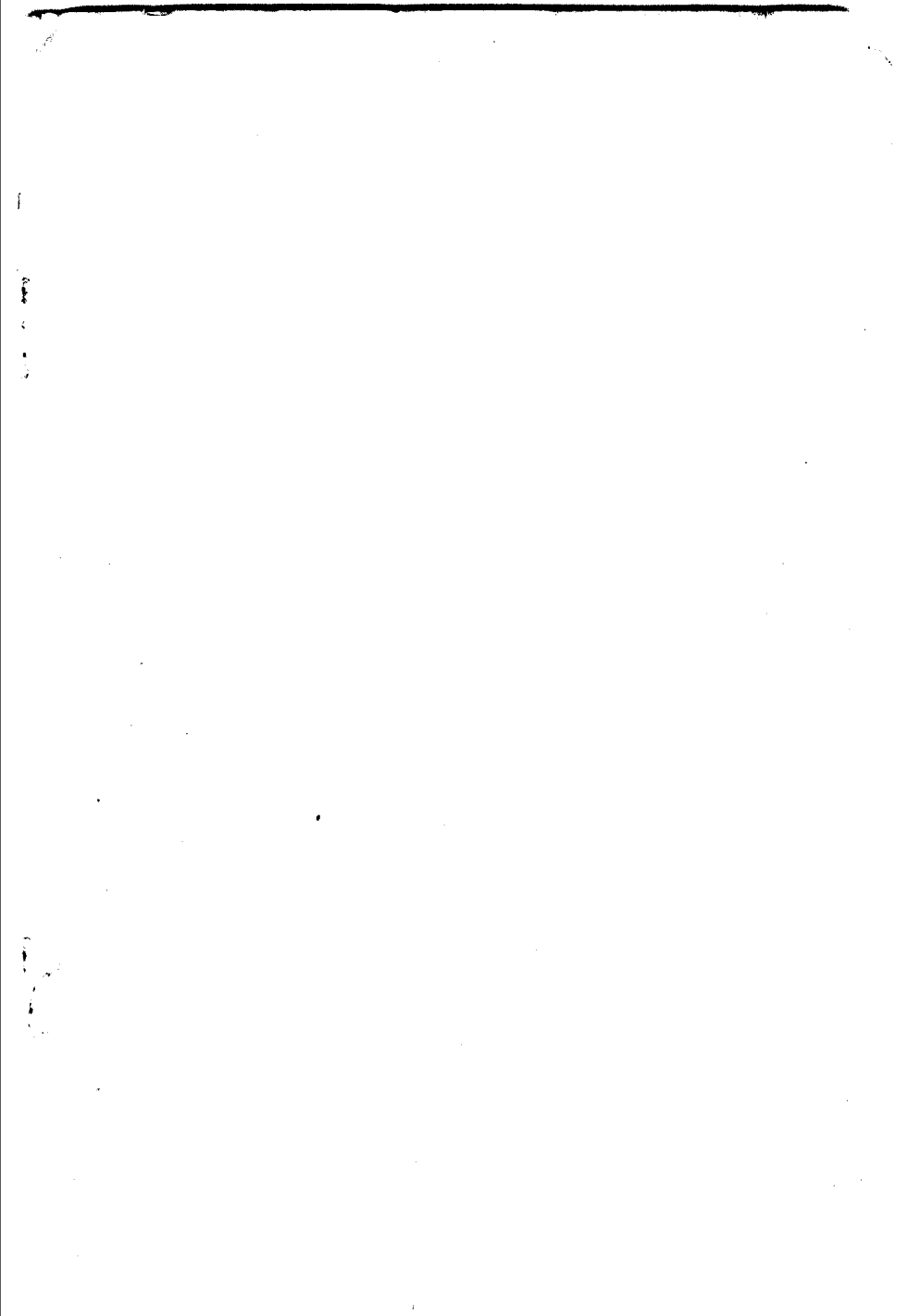
軍隊在國內的地位.....八三

近代騎兵——對於騎兵訓練和用途的感想.....九七

參謀長.....一二三

主要的話.....一二五

警
語



愚蠢，官僚氣和警語，人類精神對於這現有的三件事物，徒然加以反對。三者相同之點也許在三者都是不可少的這一點上面。我願意將反對愚蠢的無結果的鬭爭，讓給比較聰明的同時代人去幹，反對軍事官僚氣這一層，我自己認為完全失敗了，願意試一試着手反對本國軍界方面的警語。

我要是承認警語的必要性，那末也就承認凡是不能捨警語而不用的人們是不會運籌固
有思想的了。更藉此完全說明了警語的必要和有用，故下面的敘述，除了激動上述的同時代人中的一個人，或者另一個人的固有思想，或者使他在遇見警語之時會生：『你是真理嗎？』一問題外，別無其他目的。

警語和引用語雖然稍有來源相同之點，警語卻不就是引用語。二者之所以不同，由於引用

語有時會有可笑的危險性。引用語除卻留下有程度的印像，以及例如一個兵士於偶爾引用了歌德文句，或者甚至引用一些希臘文，因而叫人看來他像是具有新兵制式教練以外的知識的時候，給他留下意外的，或者是令人注意的印像外，如果有人先把同樣的思想，以幸運的和公認的方式表而出之，那始終是非常舒適的。因而我自己也偶爾引用人家的話。

警語和傳奇雖又有些微相同之處，然而卻非一而二，二而一者，此處距自尊偉大的境界不遠。人信仰神靈和崇拜英雄，以及不去毀滅傳奇，這是必不可少的。此地的『人』字，因含有養成『自我』的勇氣在內，故早已成為警語了，我又只能以我自己來說，因為我早已不容視乃羅（Nero）為皇家的令人生畏的怪物，（這怪物依一個熱烈的耶教徒的說明，會令人入魔的。）我卻把他當作一個聰明的，略具特性的新時代專政者了，而且我幸喜那特殊的環境和情愛，早年就許我在『鐵血宰相』身上看出了光芒閃爍的精神和感覺敏細的，在戰爭中間握着永遠令人卻走的，摧敵的，戒備着的，而且能夠毀堅鋼的寶劍，而不是捏着一味盲挺的鈍子的手。

我之所以欲在我的專長，即軍事方面討論警語，卻有一定不易的理由，這方面的警語在固

有的意義方面說，力足以置人於死地，且亦必須置人於死地，犧牲於軍事警語之人命，數以千萬計，犧牲之出發點當然非出於惡意，乃由於缺乏固有思想。基於對較之過去尤見重要的將來的責任心，願集一部分軍事警語而估其價值，也許另外的人於實行這些警語之前會熟思這些警語。

和平論。明白戰爭的本質，明白它的必要，它的要求和它的結果的人，即兵士，他在戰爭可能性方面所想到的，要比一個政治家，或者一商人所想到的嚴重得多，商人冷酷地權衡利害。至於犧牲個人生命到底也許不至於如此困難；然而爲了職業的緣故而去補償別人的生命，良心上覺得困難。深刻地親歷過戰爭的人，見過世界大戰的戰場而得有善良的概念的人，和各國人民同罹苦難而其頭髮被如許燬滅了的家鄉的灰燼所灰化了的人，一個有經驗的和有知識的兵士，他畏懼戰爭的心理遠過於一個不認識戰爭而只談和平的妄想者的心理。一個刀劍鏖鏘和殺氣滿面的將軍，像是中了毒的和毫無顧忌的政治戰爭的想像，是滑稽報所歡迎的形像，是一句現形的警語。如果人願意把這樣的戰爭意識看作和平論，那末是人願意這樣幹，現在有一種

建立在知識上面而策源於責任心的和平論，卻不是國家的（national）不要臉的和國際的（international）曖昧的和平論。兵士對於凡是能夠減少戰爭可能性的一切企圖，正宜加以禮敬，然而他決不是漫步街頭，口唱着「永不再見戰爭」的警語，他所以不唱這警語的原故，是他知道決定戰爭與和平的是比公卿，政治家，議會，條約和聯盟更高的權威，即民族的未來和現在的永久定律。誰要是故意把本國在命運戰的時間弄成沒有自衛力的國家，誰要是寧願使本國和敵對的鄰國聯盟而減弱其自身力量，卻不欲和友邦聯合起來作合理的自衛準備，那末和平論者雖然是合於道德的；但是終是屬於游螢一類的東西。

和平論的概念，自有經驗的和富於責任心的人的自知的愛好和平的心理起，以至於在任何情況之下奴役於和平的心理為止，無所不包，因此它是一句缺乏明晰意思的警語。

帝國主義。如果略去這一個字的危險的相似點——皇帝——而不顧，剩下的便是用以註明一個國家的異乎尋常的統治熱和伸張熱，即「世界統治權。」社會上可惜時常用這一個名稱來描寫每種絕有力的生活表現，描寫國家的大規模的維持自身的意思，並且以之作這兩種

爭鬪，因而帝國主義具有在戰爭中的警語的意義。帝國主義常常存在別人那兒，在對他人的公開或祕密的佔領意思加以攻擊的時候才有用。帝國這個概念，只有英國人在驕他們的權力及於全地球的時候才起反映，其他各國，則帝國主義只是世界和平的背叛名稱而已。

軍國主義。這個字在日常政治鬪爭中已經幾乎不成爲一句警語，幾乎是一句罵人話了；這句話的程度已經到「倒霉的舊政治力量」，「特務長的語氣」，（特務長向兵士說話，不但帶命令口吻而且粗暴傲慢——譯者）「軍營精神」，（單調，一致，一如在軍營中，衣，食等都一律而有規則。此處都帶有侮蔑口吻——譯者）以及其他種種新時代看來已經死亡和富於戰鬥力的入了殲墓的東西了。軍國主義原來是甚麼，本很難說；它原來只是一句警語。我可以說軍國主義強大了普魯士和德意志；我可以承認軍國主義有時候表現着不感情的和不舒適的情緒，然而必須證明它增強了我們和敵人四年苦戰的力量，使我們能夠因爲它的教育而拚退了迫在眉睫的布爾什維克主義，並且證明普魯士和德意志至今還依着軍國主義而生活着。因此，我所見的軍國主義的意思——在這兒應該註明：這個枯燥的警語，並非由我的日用語中引出

來的。——和我的鄰國的同時代人所見者不同，他所見的軍國主義是我們這兒從未見過的軍閥，是善於挑戰的富於復仇性的，破壞和平的軍人帝制黨，這種帝制只能在報章論文中間成爲警語而過着虛假生活。界於這些理解中間的，尙有許多其他理解，要我去爭持這種理解的主觀根據，那就遠一點，但是我相信軍國主義仍舊是由警語蛻化而來的。當然只指它在德意志軍國主義方面的而言。法國自滿地把它的國民訓練成爲國民軍。這不是軍國主義嗎？美國，它在自覺當中展開了和平的旗幟，叫學生在大學裏——說和寫——念戰爭和戰術方面的參謀故事，召集受過教育的青年編入軍官訓練團，實行工業動員。我願意名之曰愛國心，然而在我們這兒，以前是被稱爲軍國主義；『你始終不要提及德國；我不耐這個；它有它的理由。』

德意志聯邦於一九一九年五月二十九日於凡爾賽和議席上說明以後德意志聯邦『永遠放棄帝國主義和軍國主義傾向』以爲承認取消自衛權之佐證。

警語是死的。

「戰爭是展開政治的另一種方法。」這一句由克勞烏賽維支（Clausewitz）的戰爭論

(Vom Kriege) 第八卷中引用大意而來的，已經成爲警語的話，它的危險在於被人不加思索地應用和得到錯誤的結果。克勞烏賽維支，正要說到他，他應該「少被擡舉，多被研討」，他要說明這句話的意思，需要多方面的解釋。這句話的本身和一般人引用的意思，已經略有出入了。克勞烏賽維支說：戰爭就是包含有其他方法的政治聯繫之繼續，由他的說法，他並非要以此建立一種信條，這是他研究歷史和個人經驗的結論。他的結論是一個國家的政治愈有權威和愈有目的，則由它所造成的戰術亦愈劇烈，這一種結論，在親歷過拿破崙戰術征服他的敵人的人看來，是不言而喻的。政治的先決條件和準備，對於戰爭雖然確有影響，但是這句話，依現代的經驗說，卻應該不受任何拘束地不使其發生效力。克勞烏賽維支的說法適合於論戰爭當時的政治行動和外交之發展；我於同時研究之時已經說過政治家和大將中間的關係了，因而現在能夠指示出來。如果引用語作爲警語，而又正如克勞烏賽維支所代表的學說，因以消滅敵人爲目的而掩混了戰爭真旨的時候，則引用語就成爲一種曲解；偶爾被理解着說道，戰爭自身本不成爲一種事物，卻因受固有定律的支配而輸入各國有機生命中去的。它對於政治所生之力量一如

其已經表現者；世界決不能因戰爭之結束而復其舊觀，卻因戰爭結束而又有許多當前的新問題。

如果要以大戰爭哲學家之學說爲祈禱之文來代研究材料，則『克勞烏賽維支』亦將成爲一句警語。

『卡乃』(Caunae)沒有一句警語爲害我們有如這句警語的。這一句警語是警語所含的真理怎樣會成功一種滑稽畫的絕好例子。許利分 (Schlieffen 1833-1913) 爲了要找合於他的理想戰的例子而必須遠溯戰爭史時的情境，大概可以使他便於用這種名稱來給他所苦苦研究的原則定一種理想中最正確的形式，而且爲他的研究定一個深入人心的科目名稱，然而什麼是他的學說？我們若給『卡乃』這個概念以一種正確的意義，我們便可以找得消滅敵人的戰爭慾。消滅敵人，最可靠的是在敵人的有力的兩側包圍中才可以達到目的——見卡乃的故事。屬於這種最高的理想解答的，是對勝負戰的固有的考量和一個能讓人雙重包圍的敵人。如果這種作戰的先決條件不具備，那末——這樣的情形是以理想演繹而來的——應當

堅執包圍本身（一側包圍也當如此）是達到消滅目的的最可靠的途徑。至於我們欲說明包圍的功用，亦不必回溯到卡乃的往事。如果說包圍是不可能的——這種情形我們已經親歷過了——那末指揮者也不能說明他已經到了智窮才盡之時，他如欲以其兵力置於最有威力之境，則他應該從許利分的精神方面想方法——假定在正面攻擊中，許利分對於這樣的攻擊的效力，曾經用皮相的字稱做「平凡」的勝利。——我們必須尊嚴！在可以雙重包圍的時候，要經過多少次沒有企圖包圍，或者沒有實行包圍的大小規模演習戰和地圖戰呢？然而儘可以放心地假定指揮官事先演習過包圍了的。突破陣地的企圖在這些練習中曾經有過有結果的希望嗎？我對於證明警語和軍事學原則的力量，的見解是：不擇條件的包圍企圖和延長戰線，在大戰後的演習當中，因其無謂而必須加以反對，而且把它看作以前絕對未曾有過戰爭一樣。戰爭不能沒有結果。許利分自己在他的對法作戰計劃中絕對避免雙重包圍以便有利於增加決定勝負的右翼的威力。具有決定勝負的意義的包圍原則由戰術方面轉移到大規模作戰方面去了；然而固有的效力的先決條件，即決定勝負的先決條件，增加全部能夠擔當任務的兵士於一個

目的，就這兒說爲用右翼來包圍，早已沒有了，作戰到一半的時候，參加作戰的力量雖然不大，卻仍舊依着這個包圍的原計劃進行着，忽然發現一種卡乃思想，即欲以一種不成熟的方法去改良已成熟的方法的企圖，這當然是不會收成效的。始終想引用戰術的包圍這一種企圖，在右翼方面是傾向於使人見不到實行包圍的大戰略目的。當我到東方去參加突破戰的時候，指揮部是費夠了力量去使它的部隊在這次作戰中熟習他們幾乎從未經歷過的條件，及時避免迂迴襲擊和抵抗鄰近陣地的側面攻擊，這種戰術的成效包含在前進當中的。『卡乃』是消滅意思的概念。誰要不懂它的真旨，那在他看來，它是空無所有的危險的警語。

『攻擊戰。』這一個概念，它在最近一時期中在政治的交涉中佔重要地位，它亟須有一種依兵士的觀點而確定的解釋。至於某次戰爭之是否爲攻擊戰，這是政治問題，如果有人願意，也可以說是國際法的問題。這個是否隨時隨地可以回答，是否可以定一個明白的概念，這還是一個疑團。一個戰債問題，誰是個戎首，即首先開始攻擊的問題是戰後才有的，而且將始終以利益爲觀點而判斷的，更是——依結果而判斷的。一個以戰爭爲繼續政治的另一種方法的人，他必須

承認只有侵略政治才可以造成攻擊戰。即以侵略政治而言，它的最後希望也不過是一種防衛政策，因為侵略政治相信它必須親歷危險的前途。俾斯麥判斷這樣的警戒戰，至於對警戒戰的責任，自有從事研究理論和國際法概念，只負責拯救本國的政治家來負的。警語不足以使他畏懼。——如果目前有人想把攻擊戰擱之於國際關係領域之外，那末就有人因之而否定以戰爭來繼續發展政治這一句話；因為政治自身卻不能成為消極的東西而使各種權力目的的問題易於解決。到了某種情形之下，政治在這樣積極行動中才見到自身被扼，因為有這種阻力，才發生了政治計劃的威脅，跟着更由此而生國家的力量和國家的生存的威脅。進而有被侵略者以所處地位而宣布自衛戰。為救兒孫而犧牲自己，此刻宣傳部長有片刻時間來說話，他用：『捉住偷兒』一句話來為國際良心問題說話。

軍事的攻擊戰之概念與政治的侵略戰根本不同。誰向我證明我們於一九一四年的戰爭在政治方面說是自衛戰，他將認勝負線上的攻擊為唯一可能的軍事解決方法而視為可以立待和有利的決戰方法；攻擊一變而為防禦方法了。在指揮部依戰略而擬定作戰草案之時，假如